

49

她要去看原始森林，你说这悉尼哪有什么原始森林，起码得开车跑上几天，进入这澳洲大陆的无人烟之地。再说飞机上也都看过了，一片褐红的旱海拢起些像鱼骨头样嶙峋的山脊，一飞几个小时都是如此，哪有什么原始森林？她摊开游览地图，指着一个个绿色块说：“喏，这不就是！”

“这都是公园，”你说。

“国家公园就是自然保护区，”她硬说，“里面的动植物都保持原生态！”

“还有袋鼠？”你问。

“当然！”她答。

“那得到动物园里去看。这不是你们法国，把狼从世界各地买来，圈到一个地方，让它们窜来窜去供游人观看。”你拗不过她，只好嘟囔，“这得找戏剧中心的朋友弄个车。”

你又说是他们请来排演你的戏，同他们才认识，不便这样麻烦人。可她说有火车直达，手指在地图上从市中心的中央车站，划到皇家国家公园那一块绿色边上。

“喏，这就有一站，巴特兰。你瞧，这很容易去！”

她，茜尔薇，剪个短发，男孩子头，像个中学生，显得比她实际的年龄年轻得多，可过于饱满的臀部透露出早已是个十足的女人。你烤了块面包，咖啡加奶，而她只喝黑咖啡，绝不放糖，也不吃面包和奶油，保持线条。

你们从住的小楼里出来，她突然想起又跑回房里拿了浴巾和游泳衣，说是穿过公园，国家自然保护区公园，可直达海边，没准还能游泳晒太阳。

从中央车站到巴特兰火车直达。一个小站，没几个人下车，出了站，一个小市镇，森林还不知在哪里。你说得问问，回到出站口问售票员：“去原始森林怎么走？公园，皇家国家公园！”

“还得再坐一站，到罗福图斯，”小窗口里的售票员说。

于是再买票进站。二十多分钟后车来了，可这车不去罗福图斯，得再下一趟。

又等了半个小时，广播里说，下趟车晚点，请到另一边的站台去等。她去问站台上的调度员怎么回事，那大胖子说：

“等吧，等吧，车会来的。”值班室的门便关上了。

你提醒她，你们刚到澳大利亚的那天，人就告诉过你们，从悉尼到墨尔本坐火车的话，两天、三天，一个星期，没有准的，他们从来不坐火车，不是乘飞机就宁愿开车。你说大概得等到天黑。而她，茜尔薇，走来走去，有点神经质。他叫她坐下，她也坐不住。

“到售货机去买包花生米或是那油腻腻的澳洲特产，那小圆桌，叫什么？”你故意逗她，她不理睬你了。

又一个小时过去了，车终于来了。

罗福图斯。出了站，一个更小的市镇，也是灰涂涂的，铁轨之上的天桥挂了条横幅：“欢迎参观有轨电车博物馆”。

“去不去？”你问。

她不理你，跑回售票处问，然后向你招手。你回到出站口，窗里的售票员连连摆手示意，让你们再进站，你问她：“这原始森林在站台里？”

“人说的英语你不懂！”她说。

你再进站时用英语对售票员说了声谢谢。她瞪了你一眼，笑了，气已化解，向你解释，人说的是从站台里边走更近。得，你跟她越过铁轨，走在修路的石块堆上，站台上一位穿制服的值班员望着你们，你便大声问：“公园？皇家国家公园在哪里？”

这英语你还能说。他指指你们背后一个断了栏杆的出口。

你们到了公路上，有的是急驰而过的汽车却没有行人。火车站的围墙上有个大牌子，写的“有轨电车博物馆”，还划了个箭头。你们只好去这博物馆问路。高高的门框里一间相比之下玩具似的小木屋，钉的牌子上写明了参观的票价，成人和儿童票价不同，票房里却没有一个人。一片空场子上铺的小铁轨，停了一节老旧的有轨电车，木板车厢，油漆剥落。一个女人领着十来个小孩子围住了一位戴绣边大盖帽的老人，正在讲解这电车的历史。等老人终于讲完，女人领孩子们上了车，他转手手抬到帽沿向你们行了个礼。茜尔薇说明来意，老人双手一摊说：“这里就是国家公园，到处都是，你们和我，我们这博物馆，都已经在公园里！”

他手比划的所谓博物馆，指的是门框内场地上停的这节老旧的有轨电车。

“那森林，原始森林呢？”剃男孩子头的茜尔薇问，在这戴大盖帽高大的老人面前更像个女孩。

“都是森林——”他再转身指指公路那边的桉树林子。

你止不住笑出声来，茜尔薇狠狠瞪了你一眼，又问老人：“从哪里进去？”

“哪里都可以进去，你们也可以上车，每人五澳元，你们都是成年人。”

“毫无疑问，”你掏出钱包，问，“这车也进森林里去？”

“当然，这是来回票，票钱可以先不付，你们看了要满意的话再付。要不满意，也可以自己走回来，不是很远的。”

老旧的电车叮当一声，便起动了，铃声不老，倒很清脆。你同车上的孩子们一样，很开心，茜尔薇却撇了一下嘴，可也没有理由不高兴。车进入林子里，桉树，桉树，各种不同品种的桉树，你横竖也辨认不清。树干有棕红的，棕黄的，青黄的，有才脱皮的，也有一片失过火烧得焦黑，枝干扭曲，树梢像散乱的长发在风中飘摇，有点鬼怪味。一刻钟后，到了轨道尽头。

“看见袋鼠没有？”你故意逗她。

“好，你嘲弄我，我就要找出一只叫你看看！”

茜尔薇跳下车来，跑进立了根牌子箭头指向问讯处的一条小路。你在路轨边坐下。过了好一会她快快的回来了，手里捏了几张说明书，说有小路到海边，可还得走几个小时。太阳

已偏到林子方不高处，快下午四点了，她望着你不再拿主意。

“那就原路回去吧，总算也参观了有轨电车博物馆，”你说。

你们同这批孩子又上车回去，她不再理你了，好像是你的过错。再到车站，乘上回悉尼的火车，空空的车厢里她在椅子上躺下。你察看旅游图，发现中途经过的一站克罗努那，就在海滨。你提议马上下车，把她拖了起来。

出了站不远果然就是海滩，夕阳下海水深蓝，雪白在大浪滚滚，一道道扑向沙滩。她换上游泳衣，背上的带子一下拉断了，懊恼得不行。

“找个裸体浴场去，”你只好逗她。

“你不会生活！”她冲着你叫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你说你把游泳裤的带子抽出来代替。

“你呢？”

“就在沙滩上坐着，等你”

“这多不好，你要不下水，都不下！”

她其实很想，可又要显得通情达理。

“可以把鞋带子解下。”你急中生智。

“是个好主意，你还不笨。”

你终于用鞋带把她的乳房兜住，她使劲亲了你一下，便跑进海水里。海水冰凉，你才下到齐膝盖处便直打哆嗦。

“真凉呀！”

她边喊便迳自扑向白花花的海浪。

远处，海湾左边尖端，礁石外，有几个男孩在冲浪。再远便是墨蓝的深海，一条条涌起的白浪消失了，又再涌起。夕阳被云遮住，海风吹来，更凉。近处游泳的大都上来了，沙滩上躺的坐的人也起身，拎上东西，差不多走光了。

你从沙地上爬起来，套上衣衫，朝海望去，见不到她的头影了，冲浪的那几个男孩也都爬上了礁石。你有点担心，站起来望，似乎有个小黑点在远处时不时泛起的白浪花之间，好像还在向深海里去。你开始不安，波浪上的反光不那么明亮了，这浩瀚的南太平洋海天之间也趋于暗淡。

你同她认识不久，并不了解她，这之前只睡过几觉。你说起有朋友邀请你来排个你的戏，她便安排休假同你来了。她别别扭扭，你说不上是不是爱她，可又令你迷惑。她有好几个男人，如她所说都只是伙伴。”性伙伴？”你问。她并不否认，也许正因为如此才特别刺激你。她说她反对婚姻，她同一个男人同居过好几年，还是分手了，她不能为一个男人所有，你说你很赞同。她又说不是不希望有个稳定的关系，要稳定得双方都稳定，可这很难，你说你也同感，这就有共同之处。她得活得透明，同你第一次上床过夜这话她就说了，也说到她有过的和现在仍维持的性关系。两性关系诚实是最重要的，你也肯定这一点。她诚实，所以刺激你。

远处的海面已看不清楚了，你焦躁不安，抬头向岸上张望，看看有没有救生员值班。她却从侧面绕过来，见你看见了她，便站住了，嘴脸冻得青白。

“看什么呢？”她问。

“找救生员。”

“不是看个漂亮女人吧？”她笑嘻嘻问，直打哆嗦，身上全起了鸡皮疙瘩。

“倒是有一位，金黄金黄的头发，刚才躺在沙滩上晒太阳。”

“你喜欢金发的女人？”

“也喜欢栗色的。”

“混蛋！”

她轻轻骂了你一句，你倒开心笑了。

你们在一个意大利小饭馆吃的晚饭，玻璃橱窗上画了个粉白的圣诞老人，餐桌上方垂挂的一条条苍绿的纸做的松针，圣诞节就要到了，这南半球还差不多是夏天。

“你心不在焉，跟你出来玩真没劲，”她说。

“玩不就是休息？不必有特定的目的，”你说。

“那么，也不必同个特定的女人，谁都行是吗？”她从酒杯后盯住你。

“刚才都急坏了，差一点要去报警！”你说。

“那也晚啦，”她放下酒杯，摸摸你的手，说，“我故意吓唬你的，你是个傻瓜，让我教你怎么生活吧！”

“好的，”你说。

那一夜，你同她做爱凶猛。